

大宋八義



武俠小說 大宋八義（卷二十一）

第二十一回 重結拜金飛虎補充大八義

再用智陶遇春三破聚寶樓

話說飛虎本是金鐘罩護體 及見寒光一道 直奔面門而來 他一扭頭 雖然未能躲開 錦背低頭花裝弩正打在腮幫子之上 却未能傷他的毫皮 飛虎拋了狼牙鑽 往前一縱 一伸手向老賊軟包巾上抓去 老賊外號人稱獨角獸 因爲頭頂上有一個肉包 飛虎力大絕倫五指抓入肉包之內 這個肉包乃是血瘤子 見血就死 老响馬也是惡貫滿盈 被飛虎帶在懷中 按倒船板之上 面向張明說道 這個要不要 五爺說不要 飛虎說不要 就叫他帶半吧 於是用右磕膝按住老賊脊骨 兩手抓住老賊的踝子骨 猛力一摶 就聽咯時一聲 將老賊大腿由當中劈開 血水淋漓 將死尸扔在水中 五爺在船頭上翻着兩隻白眼珠子 用馬杆往水裡一指說道 你看水中動手的賊人 那也是玉虛觀的賊人 急速下水幫白勝功結果賊人 飛虎說好好 抖身跳在水中 踩着水說道 白勝功閃開 這夥子水賊都交給我吧 我包了兒 此時水中一個賊人 露着半截身 頭上戴分水魚皮帽 身上穿牛皮的軟靠 手中擎着三節鈎鎗槍 叫道金飛虎 咱們都是自家 遠日無仇 近日無冤 你爲何摔死俞通江 打死俞通海 立劈老寨主俞淵 是何道理 飛虎說道 你們這夥子賊人在黃河之內 劫搶買賣人 老子早就要把你們都毀了 我老頭哥哥勸我 不叫我那麼辦要不然早就把你們都除掉了 你們反倒到老頭哥哥家中找尋我們 這也是你們這羣賊人自

找其禍 別怨我們下毒手 賊人聽着不明白 向飛虎問道 你老頭哥哥是誰 飛虎說道 就是那黃河套賈家莊住的神形無影踏雪無痕就是我的老頭哥哥 我奉我嫂嫂的命令 特來捉你們這夥子賊人 為的是給黃河裡的買賣人除害 非把你們這夥賊兒小子們一網打盡不可 賊人一聽就急啦 三節鈎鎗槍照定飛虎胸前就刺 飛虎雙腿一踹水 閃身躲開鈎鎗槍 一伸左手將賊人的香牛皮軟靠抓住 右手將賊人的脖子抓住 將賊人的腿挾在檔中 兩手摑住賊人的腦袋 往後一擰說道 調個兒 就聽唬嚇一下子 賊人的腦袋就擰過去了 底下緊跟着照定檔中一脚 一撒手 死尸順水漂流下去了 梅國俊一看梅國醜被飛虎抓死 夠奔飛虎 一聲也沒言語 照定飛虎肋下就是一刀 這一刀雖然扎上 只把藍綢子小褂扎了一個窟窿 肉皮落了一個白點兒 飛虎一回手就聽叭的一聲 兩個手指頭抓入賊人眼中 說好小子 不言不語就給老子來一刀 右手向前一帶 左手一端賊人的下巴 咯嘛一聲 下眼眶子就下來了 往外一推 死尸順水飄流去了 單戟將一看兩個兒子都喪在飛虎手中 氣的七竅生烟暗含着由水底下就來了 四爺在遠遠的叫道金飛虎 水中有人暗算你 飛虎向水中一坐 賊人的手由飛虎褲腰上貼着過去了 原來賊人是扎飛虎股門去的 要沒有四爺這一喊 飛虎非遭暗算不可 便英雄在水中睜開兩隻黃眼珠子一看 水中一個老賊頭上戴分水三角魚皮帽 身上穿軟皮魚鱗靠 手中擎着刀 金飛虎往前一踏水 夠奔梅倫伸手就砸 梅倫一閃身形 用刀照定飛虎軟肋梢就刺 金飛虎並不躲閃 把臂膀一扎 賊人來扎 梅倫這一刀實拍拍刺在飛虎右肋梢上 飛虎一伸手將梅倫的刀抓住 一抬

腿照着梅倫小肚子踹去 梅倫疼的喝了一口水 一個濛子扎入水底 把刀也扔了 遺命去了 老賊的四個兒子 被飛虎在水中打死兩個 爺兒三個從水中這一走 逃往楊州 後文書另有表白 白勝功見羣賊四散 一看張明在賊人的船上站立 不見唐奇 四爺向張明問道 唐奇的船那裏去了 張明說道 順着水流走下去了 白勝功遂上這隻賊船 給飛虎一根繩子 叫他拉着這隻船 夠奔清風寨好尋找二爺 這且慢表 且說清風寨的殘敗喽兵回了山寨 來到聚義廳上 羣腿打阡 向韓策報道 黃河套內俞家父子失敗 死在金飛虎之手 梅倫父子五人 死活未知 現在白勝功乘坐咱們的大船 奔清風寨來了 韓策聞報大怒 遂率領曾家四太保 曾福 曾祿 曾貴 曾壽 並有魏家四太保 花槍太保 魏國春 花刀太保 魏國安 雙刀太保 魏國平 飛刀太保 魏國慶 並他的三子韓節 四子韓義 來到竹城觀看 只見水面上的來了一隻船 船頭站立一人 身高五尺 頭戴萬字巾 身穿青布袍 腰中繫着帶子 白襪青鞋 手中拿着明杖 翻着白眼珠子 往竹城上觀看 韓策大聲喝道 來船少往前進 再要往前進 就要用灰瓶砲子傷你的船啦 韓策雖然喊乾了嗓子 這隻船仍往前進 船離竹城約五六丈遠 韓策向五爺說道 你要再往前來 本寨主可立刻放箭了 五爺翻着白眼珠子 也不言語 此時船也停住了 韓策問道 船上何人 五爺答道 吾乃大八義排行在五 夜行鬼張明是也 韓策說道 你等鼓惑金飛虎 在黃河套中興本寨的寨主作對 所爲何故 五爺說道 你們清風寨的寨主 何故將我二哥捉來 姓張的不但在黃河套中劫殺你船隻 還要破你清風寨 紿我二哥報仇呢 你要知時達務 快快將我二哥放

出 免得互動干戈 韓策在竹城上微微冷笑 說道 爾等與綠林無故作對 如今拿住江南蠻子 摘心扒皮都不解心頭之恨 你二人今日來到清風寨 這也是神差鬼使 語至此 目視左右吩咐弓箭手開弓開箭 一聲令下 一陣梆子響 箭如驟雨飛蝗一般 向張文達與白勝功射來 張明用馬杆子撥打雕翎 白四爺爬伏在船樓後面避箭 金飛虎暗暗由水中露出頭來一看 羣賊爭顧放箭啦 傑英順着竹城暗暗就爬上來了 正爬到女兒牆梁口上 被韓節一眼看見 韓節對老賊說道 天倫你老看金飛虎爬上來了 韓策舉起單刀 照定金飛虎頭上一連氣就割了三刀 飛虎說道 你打你的更 我上去就包了兒 韓策一看割不動 用刀照定飛虎面門就扎 金飛虎捋着竹城一調臉兒 韓策的刀就走空了 飛虎又一伸手把老賊的刀盤就抓住了 韓策較力奪刀 韓節說別奪刀 奪刀他就上來啦 韓策聞聽心中醒悟 將刀撒手 噗通一聲 把飛虎掉在水中 金飛虎說咱們兩人沒有完 掉下來另爬 一連爬了三次 槍扎刀斫都不怕 花刀將韓策 心中暗想 我弟兄三人佔據清風寨 倦淵陣亡 單戟將梅倫父子死活未定 要叫金飛虎爬上竹城 我父子也得有性命之憂 我何不如此這般 老賊想到這裡 吩咐弓箭手停箭 只須把住梁口 別叫金飛虎爬上竹城 然後叫道張明 你且將金飛虎喚回 我必還你二哥 張明一聲喝喊 金飛虎你且回來 金飛虎說道五瞎子 賊人說的是什麼 張明說道 他說把老頭哥哥還咱們 飛虎這才回到戰船 花刀將韓策 見飛虎回船 對張明說道 你等略等片刻 我回到大寨 必把蠻子獻出 於是曉諭曾魏兩家弟兄 謹守竹城 留神金飛虎爬城 八太保點頭說道 寨主請放寬心 决

不叫金飛虎爬上竹城 韓策遂帶領二子 下了竹城 回到聚議廳中 吩咐手下頭目 由水牢之中 將趙二爺提出 工夫不大 噉卒將趙華陽提到廳中 此時已然天氣昏黑 噉卒掌上燈光 賊人坐在當中金交椅上 喝叫趙華陽 你一世與綠林作對 如今被獲遭擒 還有什麼說的 二爺唔呀一聲說道 既被爾等所獲 沒有別的可說 急速給你家二義士一個快刑 韓策說道 我本打算冤家宜解不宜結 把你放了 你既這樣強橫 就是願意不活着來呀 把蠻子綑在明柱之上 先摘他的人心 紿那死去的冤家父子報仇雪恨 然後取了他的人頭 前往玉虛觀面見鄧觀主 好擊功受賞 噉卒們答應一聲 將二爺綑在明柱以上 韓策問道 誰取羊心 韓節說道 孩兒取他的羊心 於是擎着一口牛耳尖刀 奔二爺而來 叫道趙華陽 你要願意活着 招呼我兩聲親爹 我便放了你 二爺說道 你是我小孫子 快孝敬你家祖宗一刀吧 你要不給爺爺快刑 我可屬你 韓節執刀照定二爺胸口就刺 就聽陳的一聲 紅光崩現 死尸倒在埃塵 羣賊一陣大亂 只見韓節咽喉中了一鏢 韓策問道 何人發此暗器 只見西房坡上唔呀一聲說道 我把你們這羣殘頭蘿葛纓子 臭豆腐賚勒貢勒 連江南蠻子趙華陽都不認識了 羣賊一看 這個趙華陽也是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鬍子 帽子戴在眼眉上 韓策問道 那裏來的這些趙華陽 那個是真的 繩着的趙華陽說道 韓策你倒點霉吧 爲我你到了山破家亡的霉 我並不是趙華陽 來的這位才是真趙華陽呢 你道 趙元登爲何路過黃河套 被賊人所擒呢 原來趙元登把行囊馬匹送到河南竹林寨方佩明家 然後遂奔山東青州府陶家寨 來到黃河岸上 一看上流來了一隻

大船 元登在岸上點手臥道 桜公請過來 船家將船靠岸 向元登問道 你招呼我們有什麼事 元登說道 吾是要過黃河 趕不上渡口 求你們把我送過河去 我多給酒錢 船家上下打量元登幾眼 說你上來吧 於是搭了跳板 元登上了大船 坐在鎖戶板子之上 船家把跳板撤了 撐槁離岸 船到黃河 船家向元登問道 客官你老貴姓啊 元登一想 吾到處充吾的哥哥 白吃白喝白住店 現在河路上 要一提吾哥哥 大概連船錢也不用花了 於是答道 吾姓趙宏庭字華陽 船家一聽 遲遲說道 久仰久仰 乘來是趙義士 元登說道 不敢當不敢當 說着話船已到了流急之處 船家忽變臉叫道 趙華陽你知道我是誰麼 元登二爺說道 你是管船的 賊人哈哈一笑說道 蟻子 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獄無門自來投 想當初你在杭州新出世之時 將我的兄長俞彪俞豹捉獲 送往官府 幾十年的冤仇 本寨主未得報復 今日你還有何話說 元登聞聽此言 知道這回是碰上對頭啦 再要說不是也辦不到啦 於是在船上與羣賊動起手來 元登本是旱路的能爲 在船上動手工夫一大眼就暈了 遂被賊人打落水中 怡被賈德成看見 報告了張明等 這叔侄三人聞報 遂追趕這隻賊船 在黃河岸上又巧遇金飛虎 將船拉到旱岸 賊人早由船後把元登運在小船之上 夠奔清風寨去了 韓策遂派梅家父子和俞家父子 帶領二百水兵前來 賊人借水逃走 白勝公再找唐奇的船 已然不見 只得派飛虎拉着船 前來攻打清風寨 韓策巧使穩軍計 回到聚議廳 結果趙元登 韓節正在舉刀開膛之時 由東南角上飛來一

物 正打賊人咽喉 韓策問何人打鏢 趙華陽答話 縱下房坡 羣賊大吃一驚 拉傢伙要與趙華陽動手 清風寨才被掃滅 原來大八義從賈家莊起身 夠奔尹家川 本打算當日赶到尹家渡口過河 因爲道路不熟 直走至天色昏黑 尚不知距尹家渡口多遠 正在往前行走 忽見面前露出燈光 宋大爺說道 大概前面有燈光處 就是尹家渡口了 可是天色昏黑 咱們今夜一定過不去河啦 說着話 來到莊中 街上已然沒有行人 只見路西有一坐大酒店 門前掛着燈 迎門懸着一塊牌匾 上寫張家莊張家老店 宋大爺說道 原來咱們來到張家莊啦 此處距尹家渡口還有一里多地呢 咱們趕到尹家渡口也過不了河啦 莫若就住在這個店裡吧 於是將店門叫開 伙計把衆人讓到上房 大八義揮塵淨面 要酒要菜 吃喝完畢 叫夥計給燬了一壺茶 衆人吃了一會兒茶 因爲一路勞乏 遂合衣而臥 趙二爺忽覺肚腹一陣疼痛 遂出離了上房 向夥計問道 茅房在那兒 牍計說道 你跟着我來於是將二爺送到後院茅房之內 二爺正在茅房裡出恭 忽聽後院有女子啼哭的聲音 趙華陽出完了恭 站起身來出了茅房 一聽哭的聲音由正東而來 二爺往東一看 迎面一道板打牆 二爺來到牆下 側耳細聽 就聽牆內有老婦人說道 女兒你在那兒上吊 姑娘說我就在外屋的上門坎上 老婦人說道 我就在窗戶上亮子上 這都是你哥哥作出來的好事 搞的咱母女懸樑一死 二爺乃是血心熱膽的漢子 見了這個事焉能不管 於是越牆而過只見老婦人在窗戶上亮子上拴繩呢 二爺把窗戶紙濕破 眇一目往裏觀看 只見這個婦人約有四旬以外 穿的衣服非常樸素 就地下站立着一位姑娘 只哭的如同淚人一般 年

紀也就往十六七歲 長的花容月貌 手中拿着繩子 正在上門坎上繫扣 二爺在窗外唔呀一聲說 老太太不要上吊 老太太聞聽一怔 說你是何人 二爺說道 我是住店的 老太說道 你住店上我們這裡幹什麼來了 二爺說道 我在後院茅房走動 聽見你母女啼哭甚是悲傷 那有見死不救的道理 房中的老太太說道 別說你是住店的 連我們本村的紳董官面都管不了 何況你是住店的外鄉人呢 二爺說道 別看你們地面紳董管不了 在下我是行俠作義的 專在外面殺職官除惡霸 濟困扶危 越是官面辦不了的事 我越能辦 老太太說道 你家住那裡 二爺說道 我家住浙江紹興府會稽縣趙家莊 老太太在房中一聽 遂說趙家莊上我有一位二叔 姓趙名庭字華陽 你可認識嗎 趙二爺道 那就是吾老太太說道 我們那位二叔瘦小枯乾 面上七根鬍子朝上 八根鬍子朝下 趙華陽道 一點也不錯 你開開門看看吧 差一根你也別認 老太太聞聽此言 端起蠟燈 開了堂屋門 趙二爺走到門前 老太太一看說道 真是二叔來了 於是叫道桂富榮女兒 不要上吊 你的二爺來了 姑娘把眼淚擦了擦 來到堂屋門前行禮 跪倒給二爺磕頭 二爺說道 姑娘不要磕頭 你們母女怎麼知道我是你華陽二叔 老太太道 二叔你且請到裡面有話再說 趙二爺遂走入裡屋 坐在炕沿上 老太太說道 我家丈夫跟你老是衝北磕頭 二爺說道 你丈夫是那一個 老太太說道 我的丈夫姓張名瑞字君海 外號雲中雁 去年臘月已然去世 趙二爺唔呀一聲說道 怎麼着 我那仁兄瞑目去世了 你母女却是因何要上吊 人說道 我丈夫去世之後 就把這座店交與我本家的侄子張二虎了 這孩子素不務正

吃喝嫖賭 交了清風寨兩個响馬 一個韓慶龍 一個韓慶虎 這兩個賊子手中有錢 常把的與二虎在一處吃喝 昨天晚間二虎拿了二百兩銀子來 我問他這銀子是那兒的 二虎說給他妹妹說了一個家 我一問他是誰來 趕情是清風寨的嚮馬 這孩子已然應了人家啦 不給不行 今夜就來搶人 二叔你想咱們惹的起响馬嗎 萬般無奈 我們娘兩才想行拙志 不料二叔你趕上啦 二叔你有什囑主意嗎 二爺說道 吾倒沒有主意 吾新收了一個小徒弟 姓阮名英 外號叫猴子 這孩子是主意做坊 二嫂子不要行拙志 吾到前邊叫這孩子出一個主意 準能救你母女 語畢 出離了東廂房 仍由板牆越過 來到前邊上房 一看老少都入夢鄉 二爺喊道 衆位兄長賢弟們 不要睡覺了 吾又給你們找了事來 衆人聞聽二爺喊叫 俱都驚醒 坐將起來 阮英揉了揉小圓眼 叫道師傅你找什麼事來了 二爺遂將方才在後院所遇之事 如此這般 說了一遍 阮英一聽 叫道師傅 還是小事一段 我出去一瞪就有辦法 語至此 將姜玉龍的手一拉 說哥哥你跟我到外邊來 姜玉龍站起身形 僅同阮英來到前邊櫃房 只見張二虎坐在凳子上 正發愁呢 阮英照定二虎肩頭拍了一把道 你枉道兒難當什麼 你把你妹子賣了 今夜人家就來搶人 你的嬌娘跟你妹子一死 賊人搶不了人去 决不饒你 你當如何 張二虎說道 二位客官你老人家既然知道這件事 可有什麼巧計救我們一家三口嗎 阮英說道 你跟我到後院 見了你的嬌娘 我必有主意 張二虎這個時候也是傻啦 只得跟着阮英來到後院 進了東廂房 婦人一看 二虎身後跟來二人 一位是文質彬彬 一位是精明強幹的長僧 剛要問二虎這是何

人 阮英說道 婦母不要驚慌 我是趙二爺的徒弟 又一指姜玉龍道 這是我師兄 我就叫巧中智取猴子阮英 婦人聞聽甚喜 說道老賢侄既來了可有什麼救全我母女的辦法嗎 阮英說道 你老人家把我的師姐藏起來 我們派一個人假扮姑娘 回頭有人接親 自有辦法 你可別露出滿臉悲哀之狀 穿上新衣服 喜喜歡歡的 新人屋裡不要掌燈 容賊人來到的時候 你給我們引見 就說我是姑娘的姑父 姜玉龍是姑娘的姨夫 婦人點頭 完全按阮英所說的辦理 阮英囑咐完了 同姜玉龍來到前院上房 阮英說道 衆位伯父師叔們 咱們這夥人裡可得去一個裝姑娘的 趙華陽說道 不論用誰都行 你就派吧 有我作主 阮英說道 就是你老人家 二爺一理鬍子啊了一聲 阮英說你老人家不行 我七叔 阮英剛說出七叔兩字來 宏芳說怎麼着 阮英說也不行 這個事只有一個人行 就是我師兄雷順倒可以 雷順說我可不能當姑娘 宋士公在旁邊一看 全都不行 只剩了自己啦 老英雄把鬍鬚一理 說英兒 我七十來歲了 莫非還要出閣嗎 阮英說道 這不過逢場作戲 你就在屋中盤膝一坐 單列賊人到在後邊 你老人家伸手拿人 一來給地面除害 二來保存我嬌娘與我姐姐兩條命 趙二爺在旁邊說道 大哥你老人家就在後面屋中等候賊人又有何妨 大爺無奈 只得跟着張二虎來到後院 在屋中坐等賊人 猴子阮英派三爺七爺跟雷順 在南房屋裏坐等 靜候响馬來到捉拿 叫夥計多預備繩子綑人 趙華陽說道 我取那一個角兒呢 阮英將兩隻小眼一翻 說師傅你取店裏的小夥計 啓蒙山賊 他們要吃的 你淨管擺飯 二爺點頭 打扮店小模樣 帶一個一把抓的帽子 繫上藍布圍裙 真活

賽一個店小二 猴子阮英與姜玉龍俱都長大衣服 老婦人此時把精神也振起來了 換上兩件新衣服 把臉洗了洗 頭梳了梳 靜候山賊前來搶親 將預備完畢 外邊有夥計跑進來說 娶親的人來到啦 老太太帶領阮英姜玉龍來到店門外 遠遠的只見燈球火把 亮子油桶 夠奔張家店而來 一個山賊騎着高頭大馬 頭上雙插金花 身穿十字披紅 賊人見門前懸燈結彩 有一位老太太穿戴的很乾淨 仔細一看認識 正是張二虎的嬪娘 賊人滾鞍下馬 趕走幾步 跪倒磕頭 叫道岳母在上 小婿有禮 老太太緊鎖雙眉 伸手相摻 說我當是何人 原來是門前貴客 賢婿我給你引見引見 語至此 用手一指阮英說道 這是我們姑娘的姑夫 賊人磕頭說道 姑子請卜受小婿一禮 阮英說道 老爺兒們 不要行禮啦 老太太又指姜玉龍道 這是姑娘的娘夫 賊人又給玉龍行禮 阮英叫道姑老爺 今夜天氣昏黑 你老的山寨距此甚遠 容轎夫把轎抬倒山上 吉期也過了 這是一輩子大事 依我之見 姑老爺且將轎夫打發回去 今夜你老就在此成親 又悞不了吉期 又不顯忙迫等到明天 再同小女一同回山 不知姑老爺以爲如何 賊人本是一個急色鬼 一聽此言甚是喜悅 立刻將喫兵轎夫俱都打發回去囑咐轎夫 明天再來接人 阮英遂將一千賊人先讓到櫃房 然後單把韓慶龍讓到上房 趙二爺將桌凳調擺齊整 往屋中端酒端菜賊人當中落坐 阮英姜玉龍左右相陪 讓酒讓菜 一口一個姑老爺 賊人一輩子也沒幹過這個事 簡直樂的連自己姓什麼都不知道 丁盃盃盡盡乾 只喝了個薰薰大醉 阮英一看賊人入了道兒啦 向賊人腰間看 見賊人腰間暗帶着兵刃暗器 阮英口稱賢婿 你腰

間凸凹囊囊是何物 賊人說道 是防身的兵刃 阮英說道 你這口刀是平常的軍刃 還是寶刃 賊人說道 雖不是寶刀 乃摺鐵加工打造 阮英說道 可以賞鑑一番嗎 賊人說道 這有何妨 於是將刀摘下遞與阮英 阮英將刀接在手中說道 今天是賢婿的好日子 你帶着一口刀 小女兒見了 豈不要怕害 韓慶龍說道 且將刀放在一旁 阮英遂將刀交與趙二爺說 你把姑老爺這口刀保存起來 二爺接刀在手 答應一聲 走下去了 阮英又道 你助凸凹囊囊那是何物 賊人說道 這乃是防身的鏢 阮英說道 洞房花燭 最忌身帶凶器 小女兒見刀害怕 見了鏢也是不安啊 爽利你把這些東西都交與夥計 紿你保存起來吧 賊人果然將鏢囊摘下 遷與阮英 阮英又遞與二爺拿下去了 書要簡斷 阮英將賊人的袖箭也哄過來了 俱都交與趙二爺拿下去了 此時賊人身上的並無一點兒兵刃 酒飯也用完了 阮英說道 天也不早了 二虎 把你的妹夫陪到新房安歇去吧 賊人的舌頭都短啦 還直說不忙不忙 阮英說道 天氣不早啦 別悞了吉時 於是賊人幌幌悠悠跟着二虎奔內宅而來 阮英與姜玉龍說道 容賊人進了東裏間 你在門外守着 我在房上等候 師大爺若把賊拿住了 賊人要打房上走我捉他 打地下走你捉他 玉龍點頭 二人遂跟在後容賊人進了屋中 阮英上房 玉龍把門 且不言阮英玉龍單表賊人進了外屋 一看屋中連燈都沒有 就是一怔 忙向二虎問道 二哥 怎麼屋中連燈都不預備 二虎說道 今天請來的算命先生給看的 說今夜晚日干不好 屋中得避住三光 不能見燈光星光月光 賊人點了點頭 說新人在那個屋中 二虎一指東裏間說道 我妹妹就在這屋呢 妹夫請

入洞房吧 說話間打起簾子 賊人醉薰薰走入房中 一看屋中比外屋還黑 此時張二虎退去了 賊人摸着瞎問道 你在那裡 宋大爺也不言語 容着賊人到床邊 宋大爺一伸手將賊人胸前抓住 說好小子 你跑這兒找來了 賊人一聽不對頭 酒也醒了 身形向後一撤 把衣服扯下一塊 撲頭往外就跑 剛一出門 姜玉龍抖手就是一鏢 賊人見一個寒光奔面門而來 一閃身形 伸手將鏢接住 姜玉龍一個箭進縱到賊人面前 擺刀就刺 賊人閃身躲開 一個箭步縱到院中 蹤步蹲腰 飛身上房 房上的阮英抖手一瓦 賊人身形往旁邊一扭 一看是阮英 說好小子 原來你愚弄寨主爺 語畢 一鏢打去 阮英一閃身 賊人奪路越過房坡 施展夜行術 逃命去了 此時趙華陽苗慶等在前邊已然將羣賊拿住 俱都綑好 衆人一問二虎 知道韓慶龍已入洞房了 苗慶等遂也够奔內宅正赶上韓慶龍逃走 大家越過房坡跟在阮英背後 追趕賊人 正在往前追趕 只見迎頭一片葦塘前 人聲嘈雜 賊人面向大八義哈哈一笑說道 爾等再要往前追趕難討公道 語畢扎入亂葦叢中去了 大八義等趕到葦塘切近 只見一夥園戶 正與唐奇在那裏講話 原來唐奇的船隻被水冲將下來 儘英雄在船上大喊救人 園戶們用小船把唐奇接到岸上 唐奇問園戶們那裡有賊 叫園戶們把他送往城窩裏去 好救小腦袋師傅 趙華陽一聽是唐奇的口音 途鷺道好王八羔子 你爲何來到這裏 救的什麼小腦袋瓜師傅 唐奇說道 我跟四叔五叔 離開鐵扇寺 走在黃河岸 遇見賈德成啦 說你老人家被山賊捉去了 我四叔跟賊人動手 我自己在船上 保護那隻船 順着水流就沖下來了 直到這個時候 才被園戶

將我救上岸來 趙二爺遂向園戶問道 此處離清風寨多遠 園戶說道 只有四五里路 趙二爺對宋士公等說道 不問可知 白四弟與張五弟 遇見清風寨的賊人在河中動手 咱們就此前往清風寨 探聽他們哥兒兩的下落 好一同够奔陶家寨 免得彼此失羣 於是遂叫園戶送往清風寨 園戶門說道 這清風寨分前後二條道 前邊是山寨竹城 非由竹城不能渡過 後邊是堡子牆 有門可出可入 但是走前寨竹城 還是走後寨堡子門呢 阮英說道 你將我們送到後寨 等候我們由寨中出來 仍然送我們到你們園子地裡 回頭必有重謝 園戶們一聽說有重謝 就不顧一切了 遂將大八義渡入清風寨內 將小船靠在河灣之內 等候 且說大八義登了旱岸 看了看清風寨四面是水 當中一座山寨 好不險惡 阮英遂派宋士公趙華陽從正西入山 又派苗慶跟姜玉龍由東南角上入寨 唐鐵牛與雷順看着小船 阮英自與七爺够奔後寨門 只見後寨門大開 出來幾個嘍兵都抗着青藍布包袱够奔河沿 阮英遂與七爺在背後暗暗跟隨 來到河坡 只見嘍卒們 抗着包袱往船上運 阮英叔侄跟着嘍卒登船 各自亮出軍刃 將嘍卒結果性命 扇戶仍在水中 正在此時 由岸上跑來一人 上得船來 七爺一看 是個賊首的打扮 七爺亮刀問道 來者何人 賊人說道 吾乃本山寨主花刀將韓策是也 你道韓策如何來到這裏 原來韓節中鏃身死 趙華陽跳下西南房坡 報了名姓 韓策一問 元登答話 說自己是假的 韓策離了坐位 說不管你真假 先將你結果性命再作道理 於是够奔元登 拉刀便刺 由東南上又來一鏃 奔韓策胸窩 打來 韓策向旁一閃 打在肩頭 韓策負痛向後寨逃來 此時大八義顧不得追賊 衆人 繼

下房來先救了元登趙二爺 韓策來到船上 七爺一問 賊人報了名姓 七爺擺刀便刺 賊人肩頭受傷 不能力戰 嘴喞一聲 跳在水中 韓策真倒霉走死字 正跳在金飛虎手中 原來金飛虎在前山等的不耐煩 團着寨子泅來 金飛虎一看賊人跳入水中 一把抓住 說好小子 你要把老頭哥哥害死 由這裡逃走 對不對 七爺向水中問道 你是何人 金飛虎答道 我姓金名亨字飛虎 你是幹什麼的 七爺說道 我乃大八義排行在七 阮宏芳是也 阮英說道 金飛虎你快把賊人擒上船來 這個賊就是害你老頭哥哥的 金飛虎與韓策拿到船上 四馬倒攢蹄綑好 放在船中 阮英叫道飛虎 你在此看守賊人 我們去找你老頭哥哥去 於是叔侄奔寨內走來 此時宋士公等已然將清風寨的餘黨殺散 衆人相見 只少張文遠與白勝功 阮英說道 把金飛虎找來 一問就知道了 於是派姜玉龍雷順 將金飛虎喚來 懶英雄抗着賊人來到聚議廳上 向衆人問道 我老頭哥哥呢 阮英說道 你老頭哥哥已竟追趕賊人去了 我且問你 和你一同來的張文遠白勝功現在那裡 金飛虎說道 他們兩人還在竹城下面等他 放我老頭哥哥呢 阮英說你去將他二人叫來 就說大八義在寨內相候 懶英雄來到竹城 由上面提起千斤閘 開了竹城寨門 將張文遠與白勝功喚入 來到聚議廳上羣雄相見 依阮英要將清風寨燒毀 宋大爺說道 店裡還有他們搶親時被擒的賊人 咱們將韓策也帶到店中 把羣賊俱都交與菜園子掌櫃的送案 所有清風寨的賊物 任菜園子的人自取 然後再叫他們報告官面剿山 大家都贊成此議 於是衆羣雄出離後寨 此時天光已亮 菜園子的夥計 把大八義送到岸上 由張二虎將菜園子掌櫃的張

奎五請來，把一干賊人俱都交與了張奎五，就說賊人搶張奎五本家妹妹，送當地衙門究辦去了。再表大八義辭別了店裏的霍氏夫人，衆人由張家店起身，够奔賣家莊。一來爲送金飛虎，二來爲探視賣大爺的病體如何。說書是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幾十里地，不到半日功夫，來到賣爺的門前。金飛虎上前叩門，由裡面出來一名艮工，將門開放，飛虎說道：老頭哥哥回來了麼？艮工說道：現在客廳。金飛虎也不管衆人，一直跑到客廳，只見賣爺在當中太師椅上，正坐着吃茶呢。旁邊還有一個黑大個兒，金飛虎說道：哥哥，大八義來了，都在門外呢。賣爺聞聽甚是喜悅，站起身形，出離客廳，迎接入義，來到門外，抬頭一看，宋大爺等俱都來到。另外多了一個趙華陽。賣大爺也不便多問，只得先將衆人讓到客廳落坐之後，家人獻茶。賣大爺先將張恒與衆人引見，引見到趙華陽這兒，把賣大爺就閼怔了。趙華陽唔呀一聲，叫道：賣大哥，這是我二弟，名叫趙元登。彼此以後要多親多近。買大爺也樂啦，彼此互相行禮。然後張恒與元登二爺見禮。張明首先問道：賣大哥，你老前日身體不爽，小弟甚是放心不下。今日可曾全愈了？賣德成說道：前日我到家中，服了一付百草轉陽丹，出了一身透汗，昨日便復舊如初了。於是賣爺將獨自一人够奔玉虛觀，收了張恒，始末之事，說了一遍。羣雄聞聽俱各暗暗贊美賣爺。說話之間，賣爺吩咐家人叫厨下預備酒飯，就在客廳中調龜桌椅。工夫不大，酒菜齊上，衆人分賓主落坐。賣爺挨着位的滿了一盃。唐奇與金飛虎、張恒，這三個猛英雄，是大碗酒，大碗肉，各自搶吃搶喝。飲酒中間，買爺談起玉虛觀之事，石英怎樣相救，自己掉在烈焰樓中，又多虧石案明拯救。